

楚辞集

屈原

游国恩著

屈原

游 国 恩 著

《知識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知識就是力量。一个革命干部需要有古今中外的丰富知識作为从事工作和学习理論的基础。《知識丛书》就是为了滿足这个需要而編印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国际問題、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等知識。为了使这一套丛书編写得更好，我們期望讀者們和作者們予以支持和合作，提供意見和批評。

《知識丛书》編輯委员会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开本 787×192 毫米 1/36 · 印張 38/9 · 插頁 1 · 字數 61,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500 定价: 9.40元

統一書号: 10018·348 63. 1. 京型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战国的形势和楚国的 内政与外交·····	(7)
第三章 屈原的生平·····	(17)
第一节 詩人的降生·····	(17)
第二节 鬥爭和失敗·····	(24)
第三节 放逐和自沉·····	(32)
第四章 关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問題·····	(44)
第一节 楚辞的来源·····	(44)
第二节 屈原的作品及 其写作年代·····	(54)
第五章 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成就·····	(72)
第一节 屈原作品的思想內容·····	(72)
第二节 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	(86)
第三节 屈原作品对 後世文学的影响·····	(100)
附录 楚辞注本十种提要·····	(108)
後記·····	(129)

第一章 導言

我們祖國的文化，在世界上占着一個光榮的席位。以文學而論，遠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就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詩歌。到春秋戰國時代，文學的成就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約在公元前 340 年至 280 年之間，有位偉大的詩人，名叫屈原，像一顆巨星一樣出現在當時的文壇和政治舞台上。二千多年來，每逢端午節（舊曆五月五日）那一天，我國人民都要紀念他。倘若翻開文學史，頭一個出現的著名作家，也就是他。1953 年，屈原更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為世界人民所紀念。所以，我們應該為祖國這樣一位偉大的詩人而感到驕傲。

但是在過去，屈原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卻曾遭到一些人的貶抑，他的作品更往往被人曲解；雖然前人对屈原的研究也曾作出不少的成績，但在舊社會中，他的真正價值却始終不能被人充分認識。解放以後，在黨的政策和馬列主義觀點指導下，對屈原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

阶段，他的作品，成了我們全体人民的宝贵財富。但是，屈原离开我們已經二千多年，許多史料已經湮沒；同时，屈原的作品具有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这些都是研究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困难。所以我們对屈原的研究还必须更深入地开展，以求得更正确、更深刻的認識。

屈原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詩人。他曾經一心一意想使楚国富强起来，达到統一整个中国的願望，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楚王把古代那些最著名的圣君賢王作为榜样，一方面又在实际的政治中修明法度，举賢授能，貫徹法治的精神。例如他在《惜往日》一篇中說：

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

又說：

乘騏驥而馳騁兮，

无轡銜而自載；

乘汜淝以下流兮，^①

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

譬与此其无异。

在他看来，治国需要严正的法令，正如驅馬需要轡銜，渡水需要舟楫。所以他坚决反对让貴族們为所欲为的“心治”。春秋中葉以後，土地所有

权逐渐下移，由奴隶主贵族手裏轉移到新兴的地主阶级手裏；到战国时代，土地的自由买卖，更是常事。这样，确认新的财产形式为合法，否定贵族的传统特权，就成为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說，屈原反对贵族特权的政治主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因而也是进步的。但是封建贵族不会甘心放棄他們的特权，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排挤屈原，這裏头实际上反映了反动势力同进步主张的鬥爭。

除了国内的矛盾之外，楚国当时还受强大的秦国的日益加深的威胁。在对强秦的态度上，屈原和贵族投降派也处于針鋒相对的地位，他的具体主张是联齐抗秦，反对媚敌苟安。这主张已由历史的事实証明了它的正确性。违反了它，楚国就必然陷于危亡。屈原曾为了这一正确的主张坚持鬥爭，毫不計及自身的安危，他說：“岂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离騷》。皇輿，国君所乘坐的車，比喻楚国。）这是多么光明崇高的表白。在完全絕望了的时候，他又悲痛地写道：“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騷》）这就是說：你們不听我的話，楚国前途是非常危险的。我不能坐視亡国之禍到来，

①汜淝：木筏之类。

宁願跟着先賢彭咸投水死去。这又是何等慷慨壮烈的决心！

屈原在內外的政策上，最後都遭到失敗，这失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虽是楚王同姓之亲，但当时他的政敌，如令尹（在楚国也就是首相）子兰，是怀王的爱子，郑袖，是怀王的宠妻，都是楚王自己的亲属。在那个时代，国君的权力，不消說是高于一切的，屈原如果要在政治上取得胜利，首先必須爭取楚王。但屈原当然是爭不过子兰、郑袖这些人的，何况他断不肯像那班小人那样做出卑鄙无耻的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只有两条路，那就是：或者放棄自己的主张，向投降派投降；或者坚强不屈，等待失敗命运的到来。屈原終於采取了後者。他虽然在对外对內的各种主张上鬥爭失敗，却不屈不挠地把正确的、进步的理想坚持到底，从来也不反悔，不变节。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說：“虽体解（把身体截成几段）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均見《离騷》）他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对人民是有利的，所以絕對不肯妥协，不肯放棄，这正表現了一个爱国的政治家崇高的品质，值得我們尊敬。屈原有时虽然也考虑到离开楚国的問題，如《离騷》中所想像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暫时的矛盾心理的

反映；事实上他是不肯离开楚国的，所以在《离骚》中，想像漫游太空而說到“临睨旧乡”的时候，連僕夫和馬都悲哀怀念，再也不肯走了。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諸国把南方的楚国称为“荆蛮”，这是含有歧視的意思的，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詩經·魯頌·閟宮》），也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而楚国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語言上也确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屈原作品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集中表现了楚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試看楚亡之後，不过十餘年，首先起义反秦的就是楚国农民；而且义旗一举，四方响应，很快就推翻了暴秦的統治。“楚虽三戶，亡秦必楚”的民謠果然应驗。这固然首先由于广大人民不堪暴秦的阶级压迫，革命情緒高漲之所致；但和楚国人民比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也有一定的关系。而屈原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那样强烈，当它在民間流传的过程中，就不可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反过來說，屈原作品之所以会流传下来，首先也就是因为楚国人民对他的敬爱与同情，这些作品流传在人民的口头和心裏，所以虽經秦代的摧残与长期的战乱，到了汉代也仍旧保留着不少完整的詩篇。

屈原的作品，後世称为“楚辞”，它是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一生斗争的实录，心血的结晶，在我国文学史上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楚辞》和比它更早的《诗经》是先秦诗歌史中耀眼的双璧，它们先後媲美地成为人们常常称道的“风”“骚”传统，是後世一切进步诗人学习的榜样。在今天，我们不仅要继续肯定这个传统，而且更应该深入地学习它，从中吸取宝贵的营养，来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事业服务。

第二章 战国的形势和 楚国的内政与外交

我国的历史从周威烈王时起，到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前後将近二百年（公元前 403—公元前 221），号称战国时代。那时候强大的諸侯有齐、楚、燕、赵、韓、魏、秦七国，互相攻伐，战乱延长到一百五十年之久才告結束。屈原所处的时代就是战国後期諸侯各国之間鬥爭最激烈的时代。

但是应当指出，战国时代七个强国，比較起来，力量的大小是很有差別的。在較早的时候，北方諸侯以齐秦为最强，魏次之，韓赵稍弱。南方只有楚国是唯一的强国。但赵自成侯以来，始則屡敗于魏，继則屡敗于秦。而魏自惠王以来，东敗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又敗于楚。韓自立国以来，自始即为魏秦两国所侵敗，日漸削弱，不能与諸侯爭雄。燕則始終因僻处于北方，与諸侯的關係較少，中間又經過内乱，为齐所攻伐；直至三十年後，昭王才与秦楚一起伐齐，恢复了国土。但昭王死後，整个国势也是一天天走下坡路。所以，到战国後期，实际上只有

秦、齐、楚三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楚自怀王十七年後，屡次为秦所击败，国势一天天衰落下来；只有齐尚能保持原有地位，同秦对抗，而到齐湣王末年，似乎也不是秦国的敌手了。于是諸侯之中惟秦最强，大有吞併各国之势。因此在較早的时候，諸侯各国就有一种联合抗秦的政策，称为“合从(纵)”。而秦則用分化政策，拆散它們的联合，然後又加之以武力，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称为“連衡(横)”。这“纵”“横”两大势力的消长，便是决定秦与六国間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一面努力增加生产，一面鼓励人民的戰鬥情緒，十年之後，国富兵强。依照預定計劃，首先用全力攻魏。魏屡遭惨败，失地不少，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自此以後，国势大衰。到秦惠王时，与魏或和或战，黄河西岸之地尽为秦所占领，对魏軍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計自秦孝公八年至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54年—公元前328年），前後不到三十年，是秦国併吞六国的第一个阶段。

从此以後，秦国的軍事計劃又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前半期加紧进攻韓魏，以次及于赵；後半期則用全力攻楚。攻楚之前，一面用政治手段拆散齐楚的联合，使楚处于劣势；一面又把蜀

灭掉，控制楚国的上游来威胁它。于是諸侯无不恐惧，以至有两次大联合：一次是在秦惠王後元七年（公元前 318 年），以楚国为领导的六国联合攻秦；一次是在秦昭王十一年（公元前 296 年），以齐国为首的联合攻秦。但由于各国間矛盾太深，联合不能巩固，終于被秦国打敗了。計自秦惠王後元元年至秦昭王八年（公元前 324 年—公元前 299 年），也不到三十年，是秦国併吞六国的第二个阶段。

从此以後，韓、魏、楚都先後对秦屈服了。秦的軍事和外交配合在一起，或取或予，或和或战，一面彻底击敗三晋（韓、赵、魏），打了几次大胜仗，使得它們一蹶不振；一面加紧对楚进攻，攻占了楚国西南部的巫郡和黔中郡，打破了楚国的郢都，逼得楚襄王不得不迁都于陈以避其鋒。这时韓、赵、魏事实上已經投降，做了秦国的臣僕，周王也把所有的城邑和作为传国宝器的九鼎都献出来了，只剩下穷蹙不振的楚和相隔稍远的燕、齐各自孤立，坐待灭亡而已。秦国統一中国的形势无疑是早已造成了。虽然这期间諸侯各国有过几次小規模的联合，但都不能够挽回失敗的局面。計自秦昭王十二年至五十六年（公元前 295 年—公元前 251 年），前後四十餘年，是秦国併吞六国的第三个阶段。

这就是战国时代国际形势的輪廓。下面再来談一談楚国本身的情况。

楚国的建立远在西周初年，当时南方的开发虽然落後于北方，但由于楚国人民的努力和江汉之間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在經濟上、文化上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南方的一个强大国家。到春秋中葉楚庄王統治的时期，更达到了空前的强盛，继齐桓、晋文而为諸侯的霸主。由春秋进入战国，中原各国正是多事之秋，而楚則一方面在列国事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战国初期，楚悼王用吳起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撫养戰鬥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記·吳起列传》）吳起的政策主要在于抑制公族的特权，加强法治，富国强兵。这一套法家的主张很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所以能使楚国很快地变得更为富强。假如当时楚国能像後來秦国任用商鞅那样来貫徹吳起的主张，那么由楚国来統一全中国的确很有可能。但是楚国的貴族反动势力太强，所以在悼王死後吳起即被謀杀，自然也廢棄了他的主张。这一次改革的失敗，实际上对此後楚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关系。楚怀王时，楚国虽然还很强大，但实

实际上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已經落後于由新兴地主占統治地位的秦国。在怀王統治的初期，也曾有过图强的要求，他任用屈原，修明法令，联齐抗秦，一度为六国从約长。这种情况并没有維持很久，因为楚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公族势力，以屈原为代表的进步政治路綫很快就失敗了；貴族反动势力既取得了胜利，楚国的政治也被他們引向极端腐敗黑暗的境地。关于这种情况，在屈原的作品中揭露得最为清楚，我們在以後还要作具体的叙述。在这裏，可以引秦国的將軍白起自述他所以能打破楚国郢都的一段議論來說明：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掎）城邑，發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軍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約而亲，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卷三十三《中山策》）

这段話指出楚国当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黑暗腐敗，是相当清楚的。这种政治和軍事情况反映在外交上就必然是軟弱妥协，錯誤百出。以下我們就来談談这个問題。

据宋代出土的一块秦刻石《詛楚文》說，自从秦穆公和楚成王以来，秦楚就是姻亲之国，彼此遵守盟誓，和睦了十七八代之久，到秦惠王、楚怀王时才开始破裂。在《詛楚文》中，把破坏盟約的責任推給楚国，这只是片面之辞，不可全信。远的不必說，秦孝公就有攻楚之事。那是楚宣王时，秦已强大，就首先破坏盟約。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国势愈强，楚国大受威胁，所以怀王要組織“合纵”的战綫，領導諸侯攻秦。

但是怀王所領導的諸侯联軍失敗了，本来並不坚固的联合組織很快就瓦解了。不久以後，齐国攻打赵、魏，秦遂乘机攻赵、攻韓，与齐爭霸。那时魏已削弱，北方諸侯能够同秦对抗的只有齐国，南方的只有楚国，而齐、楚两国还是联盟国，秦惠王有点害怕，就派张仪帶了很多的财宝到楚国来送禮，又暗中勾結怀王左右一班腐敗的旧貴族，从中帮忙。张仪当时向怀王建議道：“我們秦王最痛恨的是齐国，但齐与楚是联盟的友邦，如果你們肯同齐国絕交，秦王願意把商於一带六百里地方作为报酬呢。”怀王利令智昏，就馬上宣布同齐絕交，然後派人到秦国去受地。张仪假装在車上跌下来受伤了，¹⁵三个月不見楚使。怀王說：“大概是秦王怪我沒有誠意同齐国絕交罢。”立刻派一个勇士去齐痛罵了齐王

一頓。然後張儀才出來，指着地圖對楚使道：“從這兒到這兒，一共六里地，送給你們。”楚使大驚道：“不是六百里嗎？”張儀故意裝出一股神氣道：“楚王聽錯了罷？哪裏是六百里呢？”這一場騙局真是滑稽透了。懷王又氣又恨，兩次出兵攻秦，但連打兩次大敗仗，不但損兵折將，而且失去了漢中。齊既不肯救楚，韓、魏又來相攻，當時情勢異常危急，懷王弄得狼狽不堪。這是楚國外交的一個大錯誤。

秦國的外交和軍事是密切配合的。它既兩次大敗楚軍，深恐懷王由憤恨而悔悟，再同齊國聯合起來。（事實上兩國邦交由於屈原使齊的結果已經恢復了。詳下章。）於是又表示願意退還漢中的一半來同楚國講和。這時懷王恨張儀到極點，聲言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張儀看透了楚國貴族當權派的腐朽無能，竟自告奮勇又到了楚國，賄賂近臣靳尚，又用詭辯打動了懷王的寵姬鄭袖。結果懷王不但不殺他，反而優禮有加，又听信他的巧辯重新同秦國親善起來。這時楚國的外交政策是兩面的，騎牆的，一面同齊復交，一面又同秦友好，約為姻親。在懷王以為這樣可以緩和秦國的壓迫，而不知秦國正可利用懷王這種灰色的態度，使齊國不敢相信他。這當然又是楚國外交的錯誤。